

# 联系媒体就发生在成都地铁的“男子被诬陷偷拍”发声 两女生首次露面：误会偷拍，愿意公开道歉

去年6月发生在成都地铁的“男子被诬陷偷拍案”再起波澜。5月30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一直未“露面”和接受媒体采访的两名女生（即被告）联系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希望通过媒体针对一些细节进行声明回应，愿意再次向当事者何先生公开道歉。这也是两名女生首次主动联系媒体就上述事件发声。

## 面对巨大舆论 两女生称“无法应对”

2023年6月11日，何先生在乘坐成都地铁到达火车南站时，一名女性突然指责他“你是不是在偷拍”。被指偷拍的工具，正是何先生脚上那双发着“绿光”的鞋。后经警方调查，何先生鞋子内未藏有偷拍设备。之后，何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案件进入二审阶段。

两名女生声称，本次事件是因罗某某、曾某某误会何先生偷拍导致，后续因道歉是否真诚等引发争议。

据了解，案发当日，罗某某、曾某某一直对何先生表示歉意，但何先生明确表示不接受道歉，也不接受罗某某、曾某某提出的补偿其打车费用、“去医院看看”的提议。该事件由何先生公开后，在网络发酵，造成巨大舆论，罗某某、曾某某

**事件情况说明**

关于何先生与罗某某、曾某某在2023年6月11日在成都地铁1号线因误会偷拍一事，广受社会各界关注。该案经成都铁路运输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后在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多次调解。就事件的情况罗某某、曾某某（下称“我们”）现作如下说明：

1、关于事件本身基本情况  
本次事件是因罗某某、曾某某误会何先生偷拍导致，后续因道歉是否真诚等引发争议。

2、关于道歉争议  
罗某某、曾某某一直是对何先生表示歉意，也愿意就误会向何先生沟通和道歉。案发当日，何先生明确表示不接受道歉，也不接受罗某某、曾某某提出的补偿其打车费用、去医院看看的提议。罗某某、曾某某从未就此事主动公开或发表针对该事件、针对何先生的言论。后该事件由何先生公开后，网络发酵，造成巨大舆论，罗某某、曾某某无法应对。

## 两名女生就“地铁偷拍”事件发布情况说明(部分)

受访者供图

某称“无法应对”。

在诉讼中，何先生诉求：公开赔礼道歉，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或成都地铁媒体平台显著位置公开发表道歉声明，并连续十天在案发地铁站何先生靠墙所站位置宣读道歉声明，向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各项费用5万余元。

因网络舆论巨大，罗某某、曾某某不知道贸然发声能否平息争议或导致争议加剧。同时，她们理解何先生的不满情绪，为避免矛盾激化，她们后续从未就此事直

接或间接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和评价。

## 愿意公开道歉 “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

在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多次调解中，罗某某、曾某某希望就误会事件的合理处理以及平复社会争议等与何先生达成和解，但目前双方依然分歧较大。

尽管如此，罗某某、曾某某二人还是表示愿意就此次误会再次向何先生真诚公开道歉。

两名女生告诉记者，她们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感谢各级法院为妥善处理本案投入巨大的心血，也感谢代理律师为案件的妥善处置作出的巨大努力，“因为舆论汹涌，导致各关联方及成都这个城市都遭受非议，事态的发展也超出了案件本身。因此，我们在做了心理调整后，还是就本次事件主动发声。”

她们说，她们只是普通的打工者，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完美，无法那么圆滑地处理争议或及时回应大家的质疑；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无理和不堪，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我们此前并不认识何先生，也没有任何针对何先生的恶意或其他不良动机，再次向何先生表示歉意。”

“我们只希望回归平静的‘搬砖’生活。也希望大家热爱生活、热爱成都，遇事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温暖。我们会自我反思和成长，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好的建议。”两女生说。

## 当事男子回应 对方现身说明有了协商基础

5月30日，记者联系到当事男子何先生。他告诉记者，前两天他参加了成都铁路运输中院法官和审判长主持的二审第五次庭前调解，此次调解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这也是他从事情发生后第一次见到两名涉事女生，“她们愿意现身，说明大家有了可以商量和调解的基础，之前她们从未露面，都是由律师在出庭。”

在一审过程中，何先生要求两名女生公开道歉、连续十天在案涉地铁站宣读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50000元。对于这一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去年12月，何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何先生告诉记者，在第五次调解过程中，双方对涉及的分歧和争议进行了沟通，“如果对方愿意公开道歉，我愿意接受她们的道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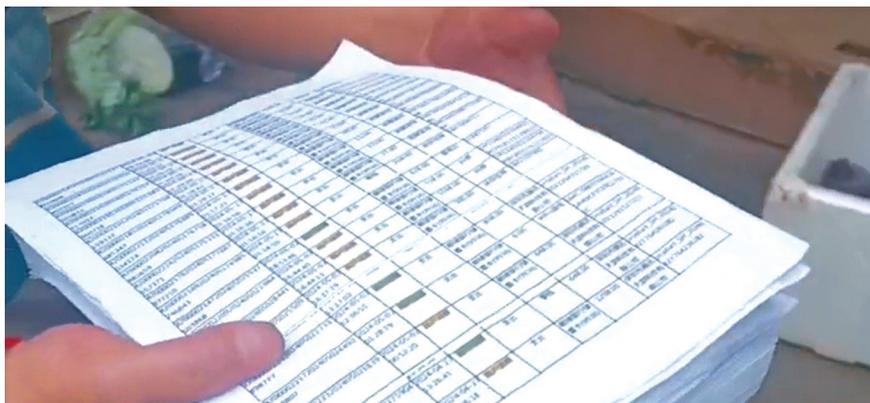
# 12岁男孩打游戏一年充值11万元

## 卖菜为生的父母：这些钱能退吗？

## 云求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张富惠打印的长达628页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

“光是一年就查出来有11万元的充值记录，前两年还没去查，不晓得有好多。”5月29日晚，看着长达628页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宜宾卖菜商户张富惠情绪有些激动，因为这11万元都是她12岁的儿子小侯玩手机游戏充值消费的。

张富惠称，小侯趁她睡觉的时候用她的手机玩游戏，充值之后又将扣款短信删掉，直到5月2日她才发现此事，却不懂如何申诉。

5月29日，有人将张富惠的遭遇拍下来发在了短视频平台上，引发众多网友关注。5月30日，张富惠的丈夫侯培彬称，当地网警正协助他们收集资料，处理此事。

## 男孩趁母亲睡觉玩游戏 充值后偷偷将扣款短信删除

张富惠和丈夫侯培彬都已年过五旬，做了近10年的卖菜生意，以批发为主。儿子小侯今年3月刚满12岁，在读小学六年级。

一般情况下，侯培彬晚上七八点出门，开车出去进货。第二天凌晨1点半，进完货回来，叫上妻子一起到市场卖菜，

一直忙到中午才回家睡觉。

张富惠称，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将手机放在一旁充电，小侯便趁这个时候玩手机。因为不会定手机闹钟，所以她干脆让儿子每天凌晨1点半叫她起床。

“一直都觉得钱不对劲，但是没去查过。”张富惠说，5月2日，她在为供货商付款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付不出去，赶忙请人帮忙查了流水，这才得知儿子一直在给多个游戏公司账户充值。

原本，张富惠的银行卡开通了手机短信通知，但是，每次小侯充值之后，都偷偷将短信删了。

## 家长两年前曾发现充值 男孩自述花钱买皮肤和道具

侯培彬注意到，小侯是从2021年开始玩游戏的。其实，2022年的时候，夫妻俩就曾发现过小侯有给游戏充值的行为。

“当时也是银行卡没有钱了，一查流水才发现儿子给游戏充了8000多元。”张富惠说，当时他们还报了警，但钱最终没要回来。原本以为在批评教育之后，小侯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没想到他

一直在打游戏。

当记者追问小侯每天什么时候打游戏时，小侯说，他一般晚上10点半开始玩手机，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游戏名字包括和平精英、迷你世界、逃跑吧少年、蛋仔派对等，一晚上充值金额从200元到500多元不等，用于购买皮肤和道具。

“什么是皮肤？”第一次从儿子口中听到这个词，张富惠特别诧异，在没得到答案后，她反问侯培彬，可丈夫也不清楚。

## 游戏充值账户近20个 单笔充值金额高达1298元

5月29日，张富惠抽空去银行打印了2023年5月28日到2024年5月27日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她查到了11万元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她称查到了11万元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2023年5月28日前的消费明细还没来得及打印，所以还不知道儿子一共充了多少钱。

记者对这份收支明细进行了详细梳理，发现从2023年5月31日到2024年5月17日，张富惠的银行卡和微信零钱不间断地向北京龙威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天游科技有限公司、迷你世界、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等近20个游

戏账户充值，金额一共有98000多元。

其中，向深圳市腾讯天游科技有限公司充值2.8万余元，向迷你世界充值3.3万余元。单日充值金额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单笔充值最高达1298元。

事情发生后，夫妻俩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记者注意到，5月20日，张富惠收到了此前向深圳市腾讯天游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三笔退款，一共178.2元。“这三笔款就是警察帮忙追回来的。”侯培彬说，网警教了他怎么去打印前两年的收支明细，等把资料收集完后准备做完整的申诉。

## 律师说法

### 未成年人巨额充值行为 须经父母同意追认

针对此事，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小侯的年龄是12岁，故其使用母亲的手机玩游戏大额充值的行为也须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方才生效。但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小侯父母须承担相应的关于小侯使用母亲手机玩游戏大额充值的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均会面临不利的败诉责任。

此外，根据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摄影报道